

新  
青  
年



新青年读本

# 青春在路上

□ 方克强 选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 青春在路上

Qingchun zai Lushang

---

□ 方克强 选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青春在路上/方克强选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6. 1

(未名·新青年读本)

ISBN 7-301-10184-8

I. 青… II. 方… III. 汉语-高等学校-课外读物 IV. H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7232 号

**书 名: 青春在路上**

**著作责任者: 方克强 选编**

**丛书统筹: 许迎辉**

**责任编辑: 许迎辉**

**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10184-8/G·1802**

**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**

**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**

**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**

**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**

**电子信箱: [xuyh@pup.pku.edu.cn](mailto:xuyh@pup.pku.edu.cn)**

**排 版 者: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**

**印 刷 者: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**

**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**

**850mm × 1168mm 32 开本 8 印张 156 千字**

**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**

**定 价: 16.00 元**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# 导 言

◎方克强

之所以将本书取名为“青春在路上”，是因为一代人对“青春”的体验和思考，都呈现“在路上”的特征。“青春是什么？”“青春该怎么样？”这样的问题永远在人生路上困惑着我们的心灵，但它们的答案也永远躲在地平线的背后。事实上，“青春”如同“世界”、“社会”、“人生”、“灵魂”这些大字眼一样，其内涵也是无法穷尽和难以企及的。而喜欢攻击难以企及的问题，则是文学从其源头——神话发展而来的本能，也是它之所以存在并为人类必需的一个理由。当然，文学作品只是以个人经验的姿态和想象、虚构的方式来求得自我圆满的答案，但它已经足够唤醒我们的体验，激发我们的再思索。比如“青春”题旨的文学作品，就会给我们一种与青春相伴同在路上感觉，并产生志同道合者旅途对话的乐趣。

方  
克  
强  
—  
导  
言

青春小说写成长的故事,尤其是精神成人的历程。但以“青春”为题名的小说却极少见,或许是怕重复,或许是忌直露,也可能是碍于“青春”这个字眼沉甸甸的分量与炫目的光焰。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小说《青春》的不同凡响之处,在于直面青春主题及其丰富的精神内涵。主人公马罗一次经历千难万险的海上旅程,是青春磨难的象征,是精神成人的仪式。我们从故事中读出了青春即力量、青春即梦幻、青春即考验、青春即冒险、青春即信念等诸多命题。而小说中推出的最重要、最具哲学意味的问题是:青春与海洋,谁最奇妙?从小说题名中我们已经可以寻找到答案。进一步的合理引申是:青春比它所面对的世界以及给它制造种种困难的事物更奇妙,因而也更具价值。真可谓“青春万岁”了!从这样的角度出发,无论是郁达夫《沉沦》中留学异国青年的性苦闷与忧郁症,还是铁凝《哦,香雪》中农村女孩诗意的质朴与开朗,抑或张爱玲《年青的时候》里都市青年一段含蓄、淡雅的初恋记忆,显然都是青春的财富了。白先勇的《青春》则是一篇象征意味浓厚的寓言小说。在青春已逝而又试图抓住青春的老画家眼里,少年模特儿青春的活力和优美变成了引诱与敌意。这是人格的变态,也是压制与摧残青春力量的社会心态病理化的一种隐喻。

诗歌是青年的艺术,青春是诗歌的季节。诗歌与青春的结缘是天经地义的,青春而未沾诗歌的边是不可思议的。这是因为,青春有太多的感情,需要情感的喷射器——诗歌。于是,青春的情感就返向于青春主题自身。这是青春情感与青春主题的自相缠绕,是个

体性青春体验与普遍性青春理念的混沌交织,“青春”成了言说不尽的复杂情感与多义意象,变为人生之谜的难解方程式。在茨维塔耶娃的笔下,青春是“一只不配对的鞋子”、“一块红布的碎片”;在休斯眼里,青春连接着大道、苍穹、烈焰、黑夜与夕阳;江河的青春经历过大海泡沫的摇荡和银白的冰冷;穆旦体验的青春是“泥土做成的鸟的歌”,是“光,影,声,色,都已经赤裸”;金斯伯格则以反叛的“嚎叫”意象,隐喻着“垮掉的一代”的集体群像与内心情结。“青春”是意象的“千面女郎”,折射出不同时空环境下青春的自我感受与理解。假如这些诗歌中没有你心属的,那就请你大胆发声吧!给“青春”贴上新的画像,献上自己独一无二的心象。青春是留不住的,但青春的情感和反思可以在文本世界里永存。

散文是灵活的,就像水中的一条游鱼,此谓“形散”;散文又是真诚如一的,因为内中有“我”,此谓“神不散”。人们常说:文学的本质是虚构。但好的散文是崇尚纪实、有我、日常生活化。兰波的《青春》是随笔体,记录着青春的零散印象与思想火花。村上春树的《青春心境的终结》是佳篇,竟然找到了青春完结的一瞬间。那是别人把自己说出真诚的感受当成了虚假,把无功利的实话实说理解为别有用心。这就是真诚坦率与世故功利的冲突,也是青春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界。青春就是不世故,但这个世界是世故的,它逼得你日益世故起来,让你结束青春。这尽管无奈,但终究必然。张晓风的《只因为年轻啊》是成人心态与教师口吻的青春评判,充满智慧,但也因智慧而走向自我

怀疑。青春最缺少的是人生经验,而人生经验丰富者必定远别青春。缺少智慧的青春是缺点吗?不,“生命太完美,青春太完美”,完美就完美在它常有缺憾。于是,“只因为年轻啊”,与其说作贬语,不如当赞美与羡慕解更适当。菲茨杰拉德的《少年得志》叙写的是自己的故事。他的反思结论是:少年得志并非都是好事,它容易使人产生福星高照的命运错觉,对自己的能力过高估计,意志力缺少挫折的磨炼。与张爱玲的“出名要趁早”的理论相比,菲氏较为清醒。

论述青年或青春往往是思想家与学者们的事。具有这种身份,一般也都上了年龄,有的便难免有说教的意味。许广平与鲁迅的《两地书》恐怕是个例外。也许是私密性强的信件的缘故,许广平直言青春的苦闷和对现实的不满,鲁迅则坦露了斗士形象的另一侧面和为青年设计的人生哲学。读来不仅对鲁迅有了更透彻的理解,而且对任何高调的理论有种解构作用,对迈开青春的现实步伐富有启迪意义。玛格丽特·米德是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。她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代沟问题有深入的研究,并主张社会应该向青年人学习,因为它体现了社会的转型和文明的进步。在当下,她的观点更有现实价值。

说不尽的“青春”,是因为“青春”永远在路上。在人生的路上,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脚印里,在行进者心灵的感应之中。

# 目

#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   | · 导言·····     | 方克强     |
| 1   | · 青春·····     | 康拉德     |
| 45  | · 沉沦·····     | 郁达夫     |
| 84  | · 哦,香雪·····   | 铁凝      |
| 99  | · 年轻的时候·····  | 张爱玲     |
| 116 | · 青春·····     | 白先勇     |
| 122 | · 青春·····     | 茨维塔耶娃   |
| 124 | · 青春·····     | 休斯      |
| 125 | · 青春·····     | 江河      |
| 127 | · 春·····      | 穆旦      |
| 128 | · 嚎叫(节选)····· | 艾伦·金斯伯格 |



- 136 · 青春和艺术…………… 勃朗宁
- 140 · 青春的幻美…………… 阿拉贡
- 143 ·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…………… 蓉娜·莫里茨
- 145 · 青春…………… 兰波
- 148 · 青春的呼唤…………… 屠格涅夫
- 150 · 青春心境的终结…………… 村上春树
- 155 · 一个美国男孩的下午  
…………… 埃尔文·布鲁克斯·怀特
- 163 · 少年得志…………… 菲茨杰拉德
- 172 · 只因为年轻啊…………… 张晓风
- 183 ·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…………… 麻宁
- 188 · 少女和春天…………… 赵丽宏
- 190 · 两地书(节选)…………… 许广平 鲁迅
- 196 · 论青年…………… 朱自清
- 200 · 青年与自然…………… 丰子恺
- 207 · 青春不等于文学…………… 周国平
- 210 · 谈同年轻人生气…………… 卡尔维诺
- 213 · 青春不朽之感…………… 威廉·哈兹里特
- 227 · 代沟的无害化…………… 玛格丽特·米德
- 243 · 编辑手记

# 青 春

康拉德\*

这件事儿只能发生在英国,别处就不行。在这个国家里,可以说,人跟海洋打成了一片——海洋跟大多数人结下了缘;一般人对海洋上的消遣、海洋上的旅行,或者海洋上挣面包的生涯,不是完全熟悉,也懂得那么一些儿。

我们这几个人围着红木桌子坐下来。酒瓶,红葡萄酒杯,以及我们的脸儿(当我们用胳膊撑着的时候)都在桌面上反映出来。一个是公司董事,一个是会计员,一个是律师,一个叫做马罗,还有我自己。那董事从前在“康威号”上当过水手,会计员在海上干过四

---

\* 康拉德(1857—1924),英国作家。代表作品有《黑暗的心》、《吉姆爷》等。本文选自《康拉德小说选》,方平译,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。

年；律师——一个出色的多年的保守派，高派教会<sup>①</sup>的信徒，一个最好不过的老头儿，有德行的君子——曾经在“英国轮船公司”的船上当过大副，当年风光好，邮船至少有两支桅杆扯起横帆（此外还高高低低地张了好些辅助帆），往往乘着一阵和顺的季节风，直航到中国海。大家都是在商船上开始谋生。所以海洋，还有同行的友谊，把我们五个紧紧地联结在一起，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什么热心于乘游艇、荡船以及这一类玩意儿所能建立的，因为一个只是生活中的消遣，另一个却就是生活本身。

马罗（Marlow）——至少我想他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——给大家讲了一个航海的故事，或者不如说，讲了一段航行史：

“是的，我也见到过一些东方的海洋；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航行。你们几个都知道，有些航行仿佛老天特地安排好来阐明人生，作为生命的一种象征的。你奋斗、苦干、淌汗，几乎拼上了命，有时候可真拼掉了命，只是为了想干好一件事，结果还是不行。这并不是由于你的过错。你就是什么也做不成——大事也罢、小事也罢，总之世上没有你能做成的事——就连娶一个老姑娘，或者把可怜巴巴的六百吨煤运到指定的港口都办不到。

“那次航行，从头到尾是件值得纪念的事情。那是我头一次到东方去的航行，又是我第一次当二副；又

---

<sup>①</sup> 高派教会，英国注重仪式派的教会。

凑上我的船长第一次带船。你们得承认这可是一宗难得的巧事儿。船长少说也有六十岁了；是个小个子，腰背宽大，却并不十分挺直，肩膀向前弯，有一条腿往外曲得更厉害。他有一种庄稼汉所常有的扭来歪去的古怪模样，脸儿就像一副胡桃钳子——下巴尖跟鼻尖几乎碰到一块儿，把瘪进去的嘴巴遮住了。脸儿四周嵌上一溜铁灰色的绒毛般的须发，有些像洒上煤屑的棉织品帽带。在他那张老脸上有一对蓝眼睛，活像小孩子的眼睛，流露出坦白的神情——有一种十分平常的人，凭着天生难得的纯洁的心灵和正直的胸怀，一直到死都保持着的坦白的神情。他怎么会挑中了我可难说了。我本来在一条走澳洲的上等快船上当三副，那时候刚离了职。他对于上等快船似乎存着一种偏见，认为太贵族化，太时髦。他跟我说：‘你知道，在这条船上可得干活啊。’我说不论到哪一条船，我都得干活，向来如此。‘啊，可是这里的情况不同，而且你们这班从大船出来的先生们……好吧！我敢说你行。明天就来吧。’

“第二天我就去了。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；我才二十岁。时间过得多么快！那一天也算是我生平最快乐的一天了。想想吧！第一次当上二副——一个真正负起责任来的职位！就是让我发大财也不能叫我抛掉这个新职位。大副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番。他也是个老头儿，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。他长着一个鹰钩鼻，留着雪白的长胡须，名字叫‘马洪’（Mahon），不过他硬说他这个名字应该念做‘曼恩’（Mann）。他有很好的亲戚；可是命运总是不好，所以从来也不曾得意过。

“至于船长，他多年来一直都是在沿岸来往的商船里，后来在地中海的商船上，最后进了走西印度群岛的商船。他从来没有绕过好望角。他勉强能写几个字，可是根本就不喜欢写什么东西，这两个当然都是本领到家的海员，夹在他们两个老头儿中间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孩儿跟两个老爷爷在一起。

“船也老了，名字叫做‘犹太号’。可不是一个怪名字？它属于一个叫做‘维尔麦’的，也许是‘维尔可克斯’——大概总是这一类的名字吧；他早已破产，死去二十来年了，因此他的名字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。那条船本来在夏德维尔船坞里搁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你们可以想象出它那副光景，满身都是铁锈、尘埃、污垢——上面是烟垢，甲板上是污泥。我就像从一座皇宫里出来，走进一间墙倒壁塌的小茅屋似的。这是一条四百吨左右的船，有一个简陋的纹盘，门闩是木头做的，船上没有一片黄铜；大的四方形船尾，船名就写在船尾上，字体很大；底下是好些旋涡形装饰，镀金已经脱落了，还画了一个纹章似的东西，下面有一句铭文：‘死而后已’。我记得当时我非常喜欢这句话。在这句话里含有一种浪漫的情调，含有点什么东西使我爱上了这条老船，而且打动了我的心。

“我们离开伦敦时，船上装着压舱的沙包，准备到北方一个港口装上煤运到曼谷去。曼谷！我兴奋极了。我在海上已经有六年了，还只到过墨尔本和悉尼，这都是好地方，各有各的风光——可是曼谷！

“我们张着帆驶出了泰晤士河；有一个北海的领港在我们船上。他的名字叫杰尔明。他整天躲在船上

的厨房里，在炉火前面烘他的手巾。他分明从来不睡觉。他是个垂头丧气的人，鼻尖上永远有一颗泪珠在闪光；他如果不是受过苦难，就是正在受苦受难，或者在盼望着苦难临头——除非出点乱子，他是不会高兴的。他放心不下我这个毛头小伙子，我的常识，以及我的航海本领，总是想尽办法在一些小地方来表示他对我的看法。我敢说他并没看错。今天看来，我当时的确懂得很少，即使现在，也并没长多少见识，可是直到如今我还恨着这个杰尔明。

“我们行驶了一星期，来到雅穆斯停泊处，就碰上了暴风——那二十二年前人人皆知的十月暴风。狂风、闪电、冰雹、雪花，再加上一片惊涛骇浪。我们这条船就轻飘飘地飞了起来；舷墙也打碎了，甲板上是一片洪水，你们听了这个，想吧，情况是多么糟。第二晚，压舱的沙包滚到了船头的下风处；那时候，我们已经被刮到道格海岸附近了。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拿着铁锹到下面去把船身弄平衡了再说。我们爬到那广大的舱底，就像钻进了阴森森的山洞。插在横梁上的牛脂蜡烛忽明忽暗；暴风在头上怒号，船身倾侧，发狂似的颠簸着；我们全都在那儿——杰尔明、船长以及每一个人，都站不住脚，动手干这掘墓似的勾当，想把一满锹、一满锹的湿沙扔到上风边。只要船身颠簸一下，你就可以借着昏暗的灯光，隐约地看见有些人摔跤了，一把把铁锹在空中挥舞。有一个仆役（我们船上有两个仆役）面对这种惊险的场面，吓得直哭，好像要把心都哭碎了。我们听得见他躲在暗里呜呜地哭。

“第三天，暴风停息了，后来有一艘北方来的拖船

把我们带回来。从伦敦到泰因河，我们一共花了十六天工夫！等驶进船坞，早已错过了我们装煤的时机，人家把我们拖到一个码头，在那儿我们一待就是一个月。

“比尔德太太（船长的名字是比尔德）从科尔彻斯特赶来看她的老伴。她就住在船上。临时雇的水手都跑了，只剩下几个高级船员，一个仆役，一个管事——他是个黑白混血儿，大家叫他亚伯拉罕。比尔德太太已经是个老婆子了，脸上满是皱纹，红红的，就像一个冬天的苹果，她的身材却像个少女。有一次，她瞧见我在缝一颗纽扣，就一定要替我补衬衫。这跟我从前在上等快帆船里碰见的那班船长太太的作风可不大一样。当我把一件件衬衫交给她的时候，她还问：‘袜子呢？我敢说它们也需要补补了。约翰——比尔德船长——的东西现在都弄得整整齐齐的了。有活儿干我就高兴。’愿上帝赐福给这位老太太！她替我检点了行装。那时候，我第一次读了《衣裳哲学》<sup>①</sup>和伯纳比的《基伐骑行记》<sup>②</sup>。我不大看得懂前一本书，不过记得当时我喜欢军人甚于哲学家，后来我对于人生的体验又巩固了这个偏爱。一个是人；另一个不是超人，就是低人一等。然而他们两位都死了；比尔德太太也死了；青春、力量、天才、思想、成就、朴实的心灵——都死了……那算什么呢。

“他们总算给咱们这条船上了货。我们雇了一班

---

① 《衣裳哲学》(Sartor Resartus):英国作家卡莱尔(Thomas Carlyle, 1795—1881)的一部唯心主义的作品。

② 伯纳比(Frederick Burnaby, 1842—1885):英国骑兵军官,《基伐骑行记》是他在1876年旅行该地时所写的一本游记。

水手。八个熟练的水手，两个仆役。一天晚上，我们把船移到船坞门口的浮标旁边，准备出发。看光景，多半明天就可以开航。比尔德太太准备坐晚车回家。船泊好之后，我们就去用茶。吃茶点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大说话——马洪，老夫妇俩和我。我第一个吃好，溜到外边去抽烟。我的卧室在舱面室里，正好靠着船尾。

“正是满潮的时候，海风清凉，夹着细雨。船坞的双重闸门开着，运煤的汽轮在黑暗里驶来驶去，船上的灯亮晃晃地照着，只听得推进器哗啦哗啦的溅水声，绞盘嘎啦嘎啦的响声，码头上更是一片喊闹。我眺望一排排桅灯在黑夜的高空里滑过，一排排绿灯在低处滑过……忽然间，我眼前红光一闪，随即消失了，接着红光又出现了，而且继续存在着。一条汽轮的船头隐约地逼近了。我向下面舱房喊道：‘上来，快！’接着听到远处黑暗里，有人慌张地喊道：‘停船吧，船长。’一阵铃响，又有一个喊声在警告：‘咱们要冲到那条帆船上去了，船长。’得到的是一声粗暴的回答‘没有问题’，接着就是一阵沉重的撞击声——汽轮的船头斜斜地撞上了我们的前缆处。

“在这一刻里，真是一片混乱、呼号和奔跑。蒸汽在咆哮。听得有人喊道：‘完全离开了，船长。’……‘你们没事吧？’粗暴的声音问道。我早跳到前面去瞧了一下损害的情况，向对方喊道：‘我想是这样。’‘慢慢向后退，’粗暴的声音喊道。一阵铃响。‘你们这条船叫什么？’马洪高声喊道。这时候，这条汽船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一个在附近移动的庞大黑影。他们向我们喊了一个什么名字——女人的名字，‘蜜兰达’或者



‘梅丽莎’或者这一类的名字。

“‘这么说,还得在这个狗窝里待一个月,’马洪跟我说,我们俩正提着灯查看撞碎的舷墙和撞断的转帆索。‘但是船长到哪儿去了呢?’

“这么些时候我们没听到他的声音,也没看见他的影儿。我们到船尾去找他。有人在船坞中央的什么地方凄惨地喊道:‘“犹太号”,来呀!’

“见鬼,他怎么会到那儿去了?……‘喂!’我们叫喊道。‘我没有桨,在船上漂荡,’他叫喊道。有一个迟归的船夫愿意帮忙,马洪跟他讲好,给他两个半先令,把我们的船长送过来。但是先走上梯子的却是比尔德太太。在这冷冷的细雨里,他们两个差不多在船坞里漂荡了一个钟点。我生平也没有这样吃惊过。

“原来他听到我一声喊:‘上来,’他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,就抱起他的太太,跨上甲板,奔到船边,跳进缚在软梯旁的小艇。六十岁的老头儿有这么一手可真不赖。你们想想,这位老汉英勇地双手救起了一个老妇人——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命。他把她放在小艇里的坐板上,正要爬回船上来,不料系船的绳子落下来,他们俩就一起漂去了。

“当然,在那乱糟糟的当儿,我们谁都不曾听到他的叫喊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神色。她却高兴地说:‘我想现在我赶不上火车也不要紧了吧?’‘对,珍妮——你到下面去,暖和暖和吧,’他抱怨地说。然后他向我们说:‘当海员的就不该娶老婆——我说。你们看,我都到船外去了。唉,这次算是没有什么大损伤。让我们去看看给那条混账的汽轮撞成个什么